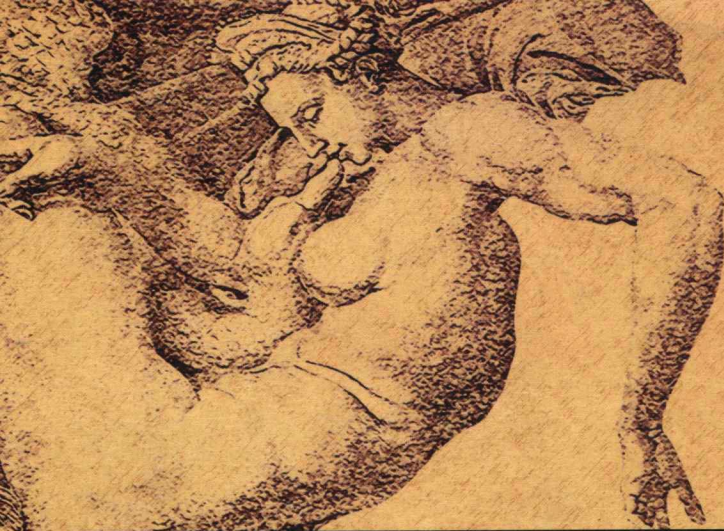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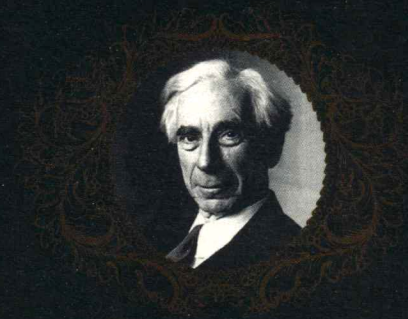
西方的智慧

泰 / 勒 / 斯 / 到 / 维 / 特 / 根 / 斯 / 坦

WISDOM OF THE WEST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亚北 译

Bertrand Russell



中央编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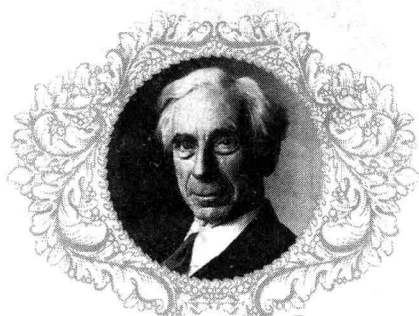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西方的智慧

WISDOM OF THE WEST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亚北 译

Bertrand Russell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的智慧 / (英) 罗素著; 亚北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10

书名原文: Wisdom of the West

ISBN 978-7-80211-541-5

I . ①西…

II . ①罗… ②亚…

III . ①哲学史 - 西方国家

IV . ① B5 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4207 号

西方的智慧

责任编辑 盛菊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5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66509618



伯特兰·罗素

爱因斯坦曾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序

亚历山大的诗人卡尔马丘说：“一部大书就是一大灾难。”对此我抱有同感，我之所以敢把这本书写出来，是因为就灾难而言，这本书是不大的。前段时间，我写过一部名叫《西方哲学史》的著作，与现在的这部主题相同。但我要在此说明的是：《西方的智慧》是一本全新的书。

本书试图写成一部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的故事概述，并对这些事迹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做出提示。为了说明问题，我在书中收集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图片。它至少显示了这样一个优点：它不受任何语种的约束。

至于说到再出现一部哲学史著作，我想，基于两个缘由。首先，同时顾及简明和全面的哲学著作极少；其次，目前知识的专门化已成风尚，对于祖先的智慧已接近遗忘。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挑战这种数典忘祖的现象。

严格说来，西方的哲学就是希腊哲学，任何试图割断我们与往昔的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之间血脉的思考都是不明智的。对于那些认为哲学开始于 1921 年的人，与他们进行希腊哲学的探讨尤其必要。

哲学史的写作，要么是纯叙述式的，要么是夹叙夹议式的。本书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但我要强调的是，不应该让读者因为某位哲学家的漏洞而对其不予理睬。康德说过，他不担心被证明有错误，却担心被误解。至少，我们应该在明白某些哲学家的思想之后，再将他们搁到一边。

本书的资料收集归功于我的编辑保罗·福尔克斯博士，他帮助我选择图片、设计图表，并帮助我撰写正文。

本书旨在考察哲学家们业已讨论过的首要问题。如果读者在读完之后印象深刻，就达到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伯特兰·罗素



目 录

第一章 开篇 /001

第二章 苏格拉底之前 /004

第三章 雅典 /047

第四章 希腊化时代 /108

第五章 早期基督教 /130

第六章 经院哲学 /150

第七章 近代哲学的兴起 /184

第八章 不列颠经验主义 /229

第九章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250

第十章 功利主义及其以后 /282

第十一章 当代 /308

结 束 语 /337

译名对照表 /342

第一章 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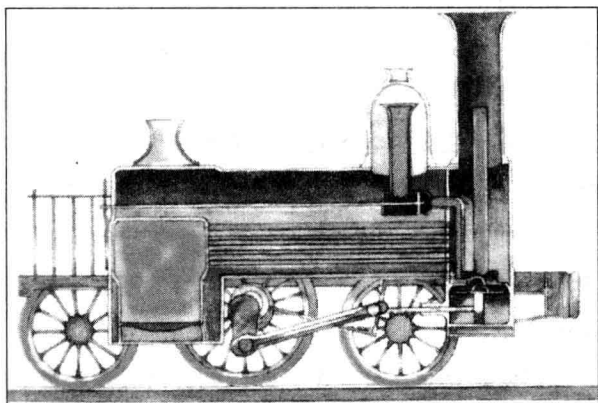
哲学家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这确实是个奇怪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有必要先揭示他们没有做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身边的许多事物都已经十分了解了。比如蒸汽机的运转方式，这属于力学和热力学知识。我们对人体结构及其功能也相当熟悉，这些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再比如说星球的运行，我们也了解了不少，这就属于天文学范畴。所有诸如此类有着明确定义的知识都属于某种具体的学科。

但是，所有这些知识又全都被未知的领域包围着。如果你越过边界，走入这个未知的领域，你就从科学转向了沉思，这种沉思活动是一种探索，其中就包含了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读到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各个领域无不发端于哲学探索。

一旦某种科学有了牢固的基础，除了一些边缘问题和方法问题，它会在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变得独立。但是换个角度看，探索的过程不会这样进行下去，它只是在不断地前进，从而找到新的研究内容。

我们必须把哲学和其他



蒸汽机



哲学是一种出于自身原因的探险旅行。

的沉思活动区别开来，哲学本身既不算为我们解除烦恼，也不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所说的那样，所谓哲学，也就是一种出于自身原因而进行的探险旅行。因此，原则上并不存在什么教条、礼仪或神圣的问题，尽管个别哲学家

可能会拘泥于教条，变得越来越固执。对于未知的事物，实际上有两种态度：一是接受人们基于书本、神话或神灵启示所做的声明；二是自己亲自走出去看一看，而这种方法正是哲学和科学的方法。

最后，我们可能还注意到了哲学的一个特性。如果有人问我们什么是数学，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个辞典上的定义，出于辩论的需要，我们可以说数学就是关于数的科学，这样说不仅可以避免非议，而且提问者也很容易理解，尽管他可能对数学一窍不通。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就任何一个具体的学科给出定义；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定义哲学。对哲学所下的任何一个定义都会引起争议，因为它仅仅是某一种哲学态度的体现。要弄清哲学究竟是什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研究哲学。而本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揭示以前的人们是怎样研究哲学的。

人们常常会在心中产生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无法从科学领域找到答案，另外，那些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也不甘心轻易相信预言家提供的现成答案。哲学要做的事情正是探索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是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比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真有的话？世界的存在是否有一个目的？历史究竟要向哪里发展？或者，以上问题是否毫无意义？

另外，还有这样几个问题，如自然界是否真的被规律支配着？还是我们因为愿意看到万物有一定的秩序，而认为本应如此？此外，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疑问，那

就是世界是否被分割成精神和物质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如果是，它们又是怎样发生联系的？

关于人类，我们又该做何评价呢？是否就像天文学家所说，人只是在一个渺小的星球上无助地爬行的一些尘埃？或者像化学家所说的那样，人只是以某种奇妙的方式组合而成的一堆化合物？或者像哈姆雷特所认为的那样，人都有着高贵的理性和无限的潜能？也许，人同时具备了上述所有的特点？

同时，还存在着关于善与恶的伦理问题。是否可以说某种生活方式是善的，而另一种是恶的，或者无论采取哪种生活方式都无所谓？如果真的存在着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那么它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有收益？是否存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或者是否所谓智慧只是虚妄和疯狂而已？

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人感到迷惘。我们当然不能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有独立见解的人又不愿意苟同那些兜售灵丹妙药者的观点。对于这些问题，哲学史提供了尽可能详尽的答案。

要想研究这个艰深的课题，我们就有必要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他们，因为处理哲学的方式成了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最终引导我们学会怎样生活，尽管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可能并不多。

第二章 苏格拉底之前

当一个普遍性问题被人提出来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这样。最早表现出这种好奇心的是希腊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都源自希腊人。希腊文明的出现，导致了思想活动的大繁荣，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事件之一。这样的巅峰时期是空前绝后的，在短短的 200 年里，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伟大成就，这些杰作汇聚成奔流不息的激流，最终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普遍标准。

哲学和科学开始于公元前 6 世纪初米利都的泰勒斯。在他之前，究竟是什么事件导致了希腊人天才的大爆发呢？我们必须尽力找到其中的答案，从 20 世纪以来，考古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借助它的帮助，我们也许可以从各种零星材料中发现希腊世界的发展轨迹。



公元前 8 世纪的泰拉石，上刻最古老的希腊文。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希腊文明是后起之秀。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比希腊文明早好几千年。这些农业社会在大河两岸发展起来，其统治者或是神圣的君主，或是靠武力发迹的贵族，或是掌握多神教教义阐释权的祭司特权阶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那些种地的农奴。

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曾经为后来



金字塔

的希腊人提供了某些知识，但谁也没有发展出哲学和科学。其中的原因是否由于缺乏天赋或者社会条件，在这里并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两点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最主要的是，宗教在智力的探险旅程中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埃及的宗教更多地关注人死后的生活。金字塔就是丧葬的纪念性建筑，它的修建过程中用到了某些天文知识，以预测尼罗河洪水的爆发。作为管理者，祭司创造了象形文字，但却并没有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多少有价值的遗产。

在美索不达米亚，强大的闪米特帝国赶走了先前的苏美尔人，并取而代之。他们采纳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在宗教方面，他们对今生的幸福更感兴趣。无论是日月星辰的运行记录，还是巫术和占卜之类的活动，都为这一兴趣所左右。

我们可以发现，贸易社会不久就出现了，其中最主要的成员是克里特居民，克里特人的文明直到最近才重现于世。他们可能来自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很快就在整个爱琴海诸岛占据了主导地位。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新的移民潮导致了克里特文明的繁盛。克里特人在克诺索和费斯图斯兴建了宏伟的宫殿，他们的船队在地中海各地穿梭往来。

从公元前 1700 年起，频繁的地震和火山爆发迫使克里特人开始向临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移民。克里特的手工艺人使大陆居民的文化发生了改变，在希腊，能证明这一点的最著名的遗址是阿阿里德的迈西尼城，也就是传说中的阿伽门农的故乡。《荷马史诗》记载的正是迈西尼时代的历史。公元前 1400 年左右，一场剧烈地震使克里特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霸权和优势也随之突然结束了。



此前，希腊大陆已经连续遭到了两次入侵，第一次是北部的伊奥尼亚人，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2000 年，这些人似乎逐渐和当地居民融为一体。300 年后，亚该亚人也入侵希腊，这一次不同，他们成了统治者。总的说来，在迈西尼时代和荷马时代，统治希腊人的就是这些人。

克里特-亚该亚人在整个地中海有着广泛的商贸往来。即便在公元前 1400 年的大地震中，克里特人的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在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威胁到埃及的“海洋民族”中，就有克里特人，也就是埃及所称的“腓力斯人”，他们是最早的腓力斯坦人，其定居地“巴勒斯坦”也因此而得名。

大约公元前 1100 年，更进一步的入侵造成了自然灾害也无法产生的结果。在多立亚人入侵的影响下，这个尚未开化、却又生气勃勃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整个希腊和爱琴海，亚该亚人早在公元前 12 世纪初的特洛伊战争中就伤了元气，根本抵御不了这种猛烈的进攻。海上霸权也落到了腓尼基人的手中。从此，希腊进入了默默无闻的时期。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希腊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学会了闪语字母，随后又增加了一些元音，使它变得越来越完善。

希腊本土的地形很复杂，气候变化无常。贫瘠的山脉把国土分割开来，山谷之间的陆上交通十分困难，不同的社会区域只有在肥沃的平原上才发展起来，当土地再也养活不了更多的人时，一些人就开始飘洋过海，寻找新的殖民地。

公元前 8 世纪中叶到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希腊人的城市零星地散落在西西里海岸、意大利南部和黑海。随着殖民地贸易出现和发展，希腊人和东方的联系又重新恢复了。

在政治上，多立亚以后的希腊发生了一系列有规则的变迁，首当其冲的是王权。权力逐渐落到了贵族手里，接下来是非世袭的君主时代，最后，政权落到了公民手中，“公民”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民主”。就这样，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交替实施。只要能把全体公民召集到集市上，那么纯粹的民主就可以发挥作用。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只有瑞士的一些小州才幸存着纯粹的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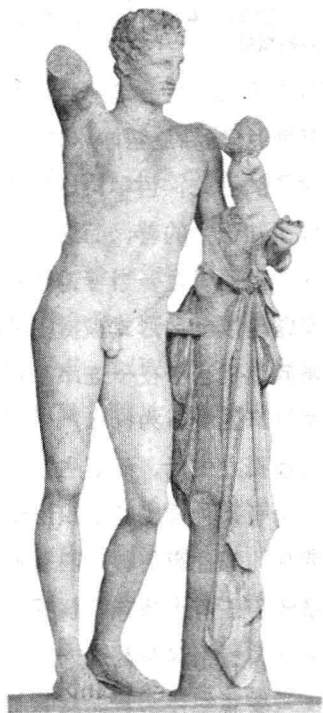
希腊最早、最伟大的文学丰碑应该是荷马的作品。关于荷马，我们所了解到的没有一样是确切的，甚至有人认为在荷马之后有很多诗人都在用这个名字。不管怎样，荷马的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似乎在公元前 800 年前后就已写成。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1200 年，因此，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多立亚人那里找到他们对祖辈事迹的描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描述

中必然有很多不连贯或不一致的地方。从目前的版本来看，史诗追溯到了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的退位，在荷马史诗中，早期的暴行已经有所淡化，尽管还留有一些痕迹。史诗的确反映了当时思想开放的统治者的一些理性态度。我们知道，在迈西尼时代，尸体是要埋葬的，而这一时期的尸体却是火化的。在奥林匹亚的诸神庙里，众神济济一堂，认真修行。由于宗教对人们的行为不具有约束力，规矩繁多的社会习俗，如和陌生人友好相处，就变得强有力起来。一些更原始的做法，比如处死囚犯并将其作为仪式上的献祭，虽然偶尔也能看到，但已经非常罕见了。总的来说，那一时期的社会充斥着理性的气氛。

从某个角度看，这是希腊人灵魂张力的象征。一方面，存在着秩序和理性，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无序和本能的冲动。前者产生了哲学、艺术和科学；后者出现在有着丰富仪式的原始宗教活动中，这类因素在荷马史诗里似乎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到了后期，尤其是恢复了与东方的联系后，它再次大量涌现，这与人们崇拜狄奥尼索斯或酒神巴克斯（最初为色雷斯的神）有关。

对这种原始冲动的革新是由于受到了神话人物俄尔浦斯的影响，传说他是被喝醉酒的疯狂女祭司们肢解的。俄尔浦斯教义主张抑制欲望，重视精神的喜悦，它希望进入一种“神秘感应”或“天人合一”的状态，以此来获得用其他方式得不到的神秘知识。俄尔浦斯宗教通过这种形式，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早是毕达哥拉斯在自己的神秘主义学说里吸纳了这种观念，随后在非纯粹科学的范围里，它的各种观点先后在柏拉图和绝大多数希腊哲学家的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是，甚至在俄尔浦斯的传统中也存在着更原始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古希腊悲剧的发端。在古希腊悲剧中，那些被强烈的情感和热情所折磨的人们总是能得到同情。亚里士多德很贴切地把悲剧称为“感情（受到艺术的感染而引起的）净化”。正是希腊人的这种双重性格最终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尼采称这两种因素为“阿波罗因素”和“狄



狄奥尼索斯与赫尔墨斯



狄奥尼索斯。色雷斯神祇，神秘与暴力的象征。

西方文明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古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逻各斯”（古希腊哲学术语），含有“言辞”和“量度”的意思，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意思。因此，哲学讨论与科学探索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联系下产生的伦理学说发现了知识中的善，而这正是需要公正探讨的论题。

前面说过，当普遍性的问题被人提出来时，哲学和科学就开始了，那么，这类问题是以什么形式被提出的呢？从广义上讲，对于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提出这类问题相当于在一连串杂乱的偶发事件中找到一种秩序。想想秩序这种观念最初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产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不可能孤立生活，而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当中。即便是在最原始的水平上，秩序观念也含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形式。秩序首先是社会秩序，当然，自然界的一些有规律的变化，如昼夜更替、四季轮换等，无疑在很早以前就被人发现了，这些变化只有被赋予一些有人情味的解释，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所谓天就是神灵，是自然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是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说法。

要生存，首先意味着人必须按自己的意愿去征服自然。在运用我们现在称为科学的方法去做到这一点之前，人们靠的是巫术。从基本观念来看，两者是相同的。

奥尼索斯因素”。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单独使希腊文化发扬光大，在东方，主宰一切的是神秘主义因素。将希腊人从迷惘中拯救出来的是伊奥尼亚科学学派。但是，宁静本身和神秘主义一样，是无法使思想发生演变的，还要有对真与美的热烈探索才行，而俄耳浦斯的影响似乎正是提供了这种观念。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哲学就是生活的方式。值得关注的是，“理论”一词最初在希腊语中有“观光”的意思，希罗多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其基础就是始于 2500 年前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传统，

巫术是一种尝试，它试图通过严格地执行仪式来获取某种特定的结果，它基于对因果关系原则的认同，认为只要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巫术是原始的科学。而另一方面，宗教恰恰相反，它企图得到不符合规则的结果，它只有在出现奇迹时才起作用，其中含有对因果关系的摒弃。两种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差异，尽管我们经常发现它们在原始思维中混杂在一起。

在集体参与的各种公共活动中，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交流方式产生了，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共同目标。因此它的基本概念就是同意，而且，可以把这一概念视为逻辑的出发点。它源于这样的事实：人们通过交流，最终达成了一致，尽管有时候不过是同意保留各自的意见。当出现无法达成一致的僵局时，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会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当你杀死对手后，他自然也就无法再坚持不同意见了。有时候也采取另一种办法，那就是通过讨论来解决问题，如果有可能讨论的话。这种方法就是一种哲学和科学的方法。读者可以自己得出结论，从史前时代至今，人类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展。

在各个时期，希腊哲学都受到了许多二元论的影响，它们一直以不同的形式成为哲学家们写作和争论的主题。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对真与假的区别。在希腊人的哲学思想中，和真与假密切相关的是善与恶、和谐与冲突二元论，其次还有至今仍属热门话题的现象与本质二元论，同时，还有精神与物质的问题、自由与宿命的问題，甚至还有宇宙论的问题，如事物是“一”还是“多”，是单纯还是复杂。最后，还有混乱与秩序、无限与有限二元论。

早期哲学家们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是有指导意义的。一个学派可能会抨击某个二元论的一个方面，紧接着，另一个学派则可能对此提出批评，并采纳相反的观点；最后，第三个学派也许会更进一步，找到某种妥协的观点，以取代前面两种观点。黑格尔正是通过观察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对立学说的这种拉锯战，才建立了他自己的辩证法体系。

许多这类二元论都以某种形式相互联系，但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将其分割开来，以揭示哲学所研究的不同类型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真与假是逻辑学讨论的对象；善与恶、和谐与冲突，表面上看是属于伦理学的问题；现象与本质、精神与物质则是知识论或认识论的传统问题；其他的二元论都在不同程度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打破这些界限正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



米利都产生了第一个科学的哲学学派。在当时，这座位于伊奥尼亚海岸的城市是生机勃勃的贸易中心。米利都的东南是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北边是爱琴海和黑海，越过爱琴海一直往西就是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米利都的东面紧挨着吕底亚，并通过吕底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帝国有着密切联系。米利都人从吕底亚人那里学会铸造金币。米利都的港口挤满各国商船，城里的货仓也堆满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人们以这种可以保值的货币用于流通，交换各种商品。因此，米利都的哲学家提出万物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泰勒斯

据说，米利都的泰勒斯认为“万物皆由水构成”，哲学和科学由此产生。希腊人将泰勒斯列为“七贤”之一。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那里了解到，泰勒斯曾预言过一次日食，据天文学家推断，那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85年，这也正符合他在世的时间（泰勒斯生卒年不详）。泰勒斯虽然不大可能了解日食的原理，但他一定熟悉巴比伦人对日食现象所做的记录，因而能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发生，幸运的是，这种日食现象能够在米利都看到，它不仅

为编撰年表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使泰勒斯本人出了名。另外，他是否在几何学领域创立了三角形相似定理也同样值得怀疑。但他在测量海上船只或其他无法接近的目标的距离时，显然运用了埃及人测量金字塔高度的“经验测算法”。他还据此提出了“几何原理具有普遍应用范围”的观点，因此我们说，是希腊人首创了这个普遍性观点。

据说泰勒斯认为磁石具有灵魂，因为它能够使铁移动。至于他认为万物都具有灵魂这种进一步的论述，就更加值得怀疑。这很可能是人们根据他的前一种说法，通过推理强加给他的。但这样做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只有当所有其他事物都没有灵魂时，磁石具有灵魂的说法才有价值。

和泰勒斯有关的故事还有很多，其中一些也许是真实的。据说有一次有人怀疑他的能力，他就通过垄断橄榄油市场表现出他的实践才能。他所具备的气象学知识使他能够预见到橄榄将会大丰收，于是他提前租下所有能搞到手的榨油机，到了橄榄成熟的时候，再以高价租出去，从而大获其利。同时也向那些轻慢他的人证明：